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91 •



書

信

庚集目錄

給梁實秋吳景超翟毅夫顧毓琇熊佛西	先生	三
給左明先生		四
給游澤承先生		四
給饒孟侃先生		五
給臧克家先生		五
家書		五

給梁實秋吳景超翟毅夫顧毓琇熊佛西諸先生

民國十一年至十六年

實秋吾友：

歸家以後，埋首故籍，「著述熱」又大作，以致屢想修書問訊，輒爲擱筆。侵晨盆蓮初放，因折數枝，供之案頭，復聽姪輩誦周茂叔愛蓮說，便不由得不聯想及於三千里外之故人。此時縱猶憚煩不肯作一紙寒暄語以慰遠懷，獨不欲藉此以鉤來一二首久久渴念之荷花池畔之新作乎？（如蒙惠書，請寄滬北四川路青年會。）

李白之死，竟續不成，江郎已歎才盡矣！歸來已繕畢紅燭，廣續風葉叢談（現更名「松廬談玄閣筆記」——放翁詩曰：「折取青松當麝尾，爲子試談天地初。」）校訂增廣律詩底研究，作義山詩目提要，又研究放翁得筆記少許。暇則課弟妹，細君及諸姪以詩，將以「詩化」吾家庭也。

增刊所載離別一小說，讀之令我且驚且根。我猜作者非翟即顧，你當知之。作者本教我不得回書，我卻有不能不作底理由（詳附函中）附書請你轉交，諒無失也。

附奉拙作紅荷之魂一首，此歸家後第一試也。我近主張新詩中用舊典，於此作中可見一斑。尊意以爲然乎哉？

放翁有一絕云——

「六十餘年妄學詩，工夫深處獨心知——夜來一笑寒燈下，始是金丹換骨時！」

骨不換固不足言詩也。老杜之稱青蓮曰——

「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

吾見世人無詩骨而「妄學詩」者衆矣。南轅北轍，爲其無通日，哀哉！順問 暑安！

一多 六月廿二日

紅荷之魂

盆蓮飲雨初放，折了幾枝，供在案頭，又翻經讀禮問度叔愛蓮說，便不由得不聯想及於三千里外荷花池畔底詩人。賦此寄呈，秋，兼上景

超及寓西山諸友。

太華玉井底神奇啊！

不必在淤泥裏久戀了。

這玉膽瓶裏底寒漿有些冽骨嗎？

那原是沒有塵世的山泉哪！

高賢的文章啊！雛鳳的律呂啊！

往古來今竟播了手來映耀着。

來罷！聽聽這蜜甜的讚美詩！

抱霞搖玉的仙花呀！

我怎不想到你的靈魂？

靈魂啊！到底又是誰呢？

是千葉寶座上底如來嗎？

還是丈餘紅瓣中底太乙呢？

是五老峯前底詩人嗎？

還是洞庭湖畔的騷客呢？

「紅荷」底魂啊！

愛美的詩人啊！

便稍許饒一點兒，

還不失爲「君子」。

看那顆顆坦張的荷錢啊！

可敬的——向上底虔誠，

可愛的——圓滿底個性，

花魂啊！佑他們充分地發育罷！

花魂啊！

不要讓菱荇藕存底勢力，

黑食了澤國底版圖。

花魂啊！

要將崎嶇的動底煙波，

織成縹緲的靜底錦繡。

然後，寂靜的鷗鳴啊！

熱情的鶯燕啊！

水國煙鄉底顧客們啊！

只歡迎你們來逍遙着，優臥着，
因為你們知道了你們的職務。

二

景超，毓琇，毅夫，實秋諸位新知舊好：

我在這海上飄浮的六國飯店裏籠着，物質的供奉奢華極了，（這個公司底船比中國南京等號底船價貴多了，因為他的設備更講究。）但是我的精神乃在莫大的壓力之下。我初以為渡海的生涯定是很沈寂，幽雅，寥闊的；我在未上船以前，時時想着在漢口某客棧看見的一幅八仙渡海底畫，又時時想着郭沫若君底這節詩——

無邊天海呀！

一個水銀的浮瀾！

上有星漢滂波，

下有融晶汎流，

正是有生之偷睡眠時候。

我獨披着件白孔雀的羽衣，

遙遙地，遙遙地，

在一隻象牙舟上翹首。

但是既上船後，大失所望。城市生活不但是陸地的，水上也有城市生活。我在煩悶時，我愈加渴念我在清華的朋友。這裏竟連一個能與談話的人都找不着。他們不但不能同你講話，並且鬧得你起坐不寧。走到這裏是「麻雀」，走到那裏又是「五百」，「散步他攔着你的道路，靜坐他擾亂你的思想。我的詩興被他們戕害到幾底於零；到了日本海峽及神戶之布引瀧等勝地，我竟沒有半句詩底讚歎歌頌。不是到了勝地一定得作詩，但是勝地若不能引起詩興，商店工廠還能嗎？不獨作詩底興趣沒有，連作文底興味也沒有；海槎筆談到於今，（只有三天就上岸了）還有幾天，欠着債在，沒有作完。啊！我預想既至支加哥後底生活更該加倍地乾枯，我真不知怎麼纔好。

今天寫信室裏鋼筆都用着在，恕我暫用鉛筆續寫。船上印行一種日報，同我們西山底消夏日報差不多的。我

此刻剛替這日報畫了一張旅客底 caricature，倒很有點趣。船上的事還是留在筆記裏講罷。回到昨天講的老話上來，我希望到美之後，諸位朋友多多賜信給我。景超實秋固不必講，毓琇同我在暑假裏已歸交了，當然也負有通信底義務。至於毅夫，也是我所景仰的，我現在就毛遂自薦了罷。毅夫肯容納我嗎？我的思想品性——長的短的，黑的白的——兩位老朋友都知道。如果兩位新朋友也要知道，我想老朋友定能替我介紹。此刻樓下的 orchestra 奏樂了，恕我下去聽聽，晚上再來寫罷。

剛纔看完創造創刊號裏底最初之課，你們試想我起一種什麼感想？同種的日本人尙且如此，異種的美國人該當怎樣呢？

文學社開學來精神何如？暑假中通信成功否？製造一個「文學的清華」諸君進文學社，應視為義務，不當視為權利。諸新進的社友務希四友善為誘掖獎勵。養成一個專門或樂於研究文學的人，真乃「勝造九級浮圖」。

By the way 有一件事，我不能等到作筆記時再講——那便是我到日本底感想。先講我經過日本所遊覽各處之序程。最初我們到了神戶，次經清水港（我未登岸），次到橫濱，由橫濱會坐電車兩至東京。就自然美而論，日本的山同樹真好極了。像我們清華園裏小山上那種傘形的松樹，日本遍處都是有這樣一株樹，隨便添上一點什麼東西——人也可以，車子也可以，房子也可以——就是一幅幽絕的圖畫。日本真是一個 picturesque 的小國。雖然伊的規模很小——一切的東西都像小孩的玩具一般——但正要這樣，纔更像一幅圖畫呢。講人為美，日

本的裝束（要在日本地方底背景裏看），日本的建築，日本的美術還要好些。我們到東京時，東京正有一個和平博覽會。這裏也有美術展覽，第一天因時間不夠，我僅能走馬看花地看了一下。第二天我特爲參觀它又到東京，誰知我們的 guide 偏要領我先看三越吳服店（東京底永安先施），等到三越看完了，時間又不夠了。最奇怪的是我們的 guide 松本君（會到清華的同盟大會底一個代表），偏說三越 is more interesting than the museum. 這可真怪了！要看西洋式商店，我到支加哥紐約還看不見，偏要到道東京來看嗎？日本的地方本好，但日本底人完蛋了！但是我不應如此武斷！日本人不盡是松本。這回來歡迎我們的有一位井上思外雄君可真有趣了！這位先生是在帝國大學二年級學英文文學的。我們在東京一個菜館吃飯時，偶爾談起來了，談的倒很不錯。第二天他特來橫濱到船上來找我，那知道我詰朝已上東京去了。等我回來，他碰見我，便要看我的詩，但又不懂華文。後來他要我寄幾首給他，他拿去請中國朋友幫他翻譯了，登在雜誌上。這還沒有什麼。他說他最喜 Yeats，忽然便無精打采地背起 Yeats 的詩來了；背完了，又講 Christina Rossetti 好，又背起伊的作品來了，這樣，自從我見着他談了幾句話，他便搖頭晃腦，閉眼捧胸地背，滔滔不息地背，背到船快開了，纔勉強地握了手，辦了 good-bye 下去了。我並沒有請他背，他的 pronunciation 並不能使我聽着而 enjoy。但他似乎着了魔，非背不可的。我想他定有點神經病，便從他那語無倫次的談話也可看出。當他背詩時，何浩若在旁邊，只笑，我心裏想道：「這纔是一個真『人』呢！瘋人同文人本來是同解的兩個名詞呢！」紙完了，等到支加哥再寫信罷。

永爲你們的朋友聞一多 七廿九

三

晴朝

一個遲笨的晴朝，
比年還現長得多，
像條懶慵慵的凍蛇，
從我的窗前爬過。

一陣淡青的煙雲，
偷着踏進了街心，……
對面的一帶朱樓，
忽都被他咒入夢境。

栗色的汽車像匹驕馬
休息在老綠陰中，
睨着他自身的黑影，
運動也不動一動。

拒霜的老健的榆樹
伸出一枝粗胳膊，
挈在窗前底日光裏，
翻金弄綠，不奈樂何。

除了門外一個黑人，
雜草刮刮地響聲漸遠，
再沒有一息聲音……
和平布滿了大自然。

和平蟠伏在人人心中，
但是在我的心內，
若果也有和平底形跡，
那是一種和平的悲哀！

地球平穩地轉着，
一切的都向朝日微笑，
但我只覺着這些
都已經與我無關了。

皎皎的白日啊！
將照遍朱樓底四面，
永遠照不進的，是——
遊子底漆黑的心窩坎！

太陽吟

太陽啊，刺得我心痛的太陽！
又逼走了遊子底一齣還鄉夢，
又加他十二個時辰的九曲迴腸！

太陽啊，火一樣燒着的太陽！
烘乾了小草尖頭底露水，
可也烘得乾遊子底冷淚盈眶？

太陽啊，六龍駭駕的太陽！
省得我受遭一天天底緩刑，
就把五年當一天跑完，又與你何妨？

太陽啊，——神速的金烏，——太陽！

罷我騎着你每日繞行地球一周，
也便能天天望見一次家鄉！

太陽啊，樓角新升的太陽！

不是剛從我們東方來的嗎？

我的家鄉此刻可都依然無恙？

太陽啊，我家鄉來的太陽！

北京城裏的官柳裏上一身秋了罷？

噢！我也頗領得同深秋一樣！

太陽啊，奔波不息的太陽！

你也好像無家可歸似的呢！

啊！你我的身世一樣地不堪設想！

太陽啊！自強不息的太陽！

大宇宙許就是你的家鄉罷？

可能指示我的家鄉底方向？

太陽啊，這不像我的山川，太陽！

這裏的風雲另帶一般慘色，

這裏鳥唱的調子格外淒涼！

太陽啊，生命之火底太陽！

但誰不知你是球東半底情熱，

誰不知又同時是球西半底智光？

太陽啊，也是我家鄉底太陽！

此刻我回不了我往日的家鄉，

就認你爲家鄉也就得失相償！